

憑歌寄意

香江已故音樂奇才、Beyond樂隊靈魂人物黃家駒生於一九六二年，今年是他的六十歲冥壽。時光荏苒，若家駒仍健在的話，也屆耳順之年了。

黃家駒是眾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，他創作的音樂作品涉獵多個領域，有講理想抱負的《海闊天空》《不再猶豫》《再見理想》《午夜怨曲》《誰伴我闖蕩》，有講童年歲月的《快樂王國》，有講愛情的《情人》《遙望》《冷雨夜》《早班火車》《為了你 為了我》，有講母愛的《真的愛你》《舊日的足跡》，有講青春不再的《逝去日子》，有講渴望世界和平的《AMANI》《和平與愛》《交織千個心》，有講做人要開心的《走不開的快樂》，有講鄉愁的《大地》，有講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奮鬥精神的《光輝歲月》，有講社會世俗現象的《俾面派對》《不可一世》《點解點解》，有講勞動者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的《農民》。

家駒的創作思路其實有點像「歌神」許冠傑，彼此都是借歌喻志，諷刺時弊，反映社會民間疾苦，且創作題材包羅萬有，內容一針見血。

原來普羅大眾都有聽Beyond的流行曲，不僅香港，神州大地亦然，很多人都有Beyond情意結。Beyond眾歌迷們又可察覺到，在Beyond的原創金曲中，「理想」這兩個字出現的次數非常多？譬如：《午夜怨曲》《不再猶豫》《真的愛你》《大地》《長城》《海闊天空》《未曾後悔》《誰伴我闖



HK人與事 周軒諾

蕩》《喜歡你》《戰勝心魔》《堅持信念》等歌曲，歌詞中都有提及理想。可見Beyond四子創作音樂時頗強調理想、關注理想，而講理想亦正中一眾青少年下懷。

沒錯，老中青也聽過Beyond的歌，但青少年尤其「受落」、尤其鍾愛。因為那些在學中的少年，或剛畢業離開校園的青年，是社會上對理想、對夢想最有熱忱的一群人。當然中年人和老人家也可以追夢、講理想，惟熱誠與魄力始終不及年輕人，正如毛主席那番名言——「年輕人，世界是你們的，也是我們的，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。」那些學生哥和初出茅廬工作的小伙子意會到Beyond的流行曲能寄託自己的理想，敘述自己的心聲，唱出自己的心底話，總之令人有着共鳴。他們感到家駒唱出來的歌詞，正正是自己的遭遇和經歷（面對不公、冷待、挫折、猶豫、自強），正在訴說着自己的故事，自然會徹底迷上Beyond。

時光飛逝，那些年（八九十年代）聽家駒歌曲成長的年輕人，今天也邁入中年了。不知昔日以夢為馬，不負韶華的他們，現今會向殘酷的現實生活妥協，變得麻木，變得世故，變得明哲保身呢？

記得家駒有一句座右銘：「生命不在乎得到什麼，只在乎做過什麼」。綜觀家駒一生所做的，其實亦可以用「理想」二字作概括——為實踐理想而努力不懈地寫歌、作詞。

尋求人生最優解

不少人覺得數學枯燥無味，但當把數學精神和做人做事的思維方式聯繫起來思考，提炼出一些生活方法論，是有趣及有智慧的。《心中有數》就是這樣一本書。本書作者劉雪峰是一位大學計算機學院的老師，在理科、文科上的知識都非常淵博，對數學的思維方式有獨特見解。

《心中有數》認為人生是一個尋求最優解的過程。為此，作者通過分析數學概念，表達他對「尋求人生最優解」的思考。其中有幾個數學概念反覆被提及，比如「概率」和「主動預測」。

關於「概率」，作者不認同「人定勝天」、「命中注定」這兩種對生活的極端看法。他認為生活總體而言是系列「概率」事件的疊加。我們不知道發生某事的概率，但可以通過自身努力提升成功率，以及當發現自己做某事上成功率較別人高時，應該反覆做，以提升自己的收益。在《納瓦爾寶典》稱這種本



燈下集

楊田田

領為「天賦」，但我認為以「概率」定義它的確更加準確。

而「主動預測」是作者非常強調和推崇的能力。作者認為對過往事件的「解釋能力」並沒有太大意義，而「主動預測」因為帶有可驗證性，所以更有價值。而且個體通過「主動預測」，更能主動積極思考問題，獲得自我

提升。《心中有數》的幾個「主動預測」例子都很經典。一是某大學教授通過看別人的論文研究課題，自己先建模、推導、獲得結論，再研讀別人的論文，和別人的研究內容比較。如果別人的思路更優，則對自身思路是一個補充；如果別人的思路不如自己，那麼自己馬上獲得同一個課題的論文方向，因此可以大大提升自己論文的產量。二是一個快速讀書的方法。當讀一個類別的書非常頻繁時，讀者不妨預測下一段、下一章節的內容。如果內容和自己預測一致，則可快速跳過；如果內容和自己預測不一致，則仔細品味。如此一來，讀者在快速讀完一本書之餘，還能快速說出書中的主要內容和收穫其此前不知道的新知識。

此外，《心中有數》還用「病態方程式」解釋多樣性的紅利，說明參與者的角度越不同，越有利於所得結論的客觀性和可行性；用「卷積」對比「小確幸」和「大幸福」哪個給人帶來的幸福感更高；用「最小二乘估計」印證孔子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」的中庸之道……讀者對於這些數學概念可能陌生，但如能理解背後的原理和方法論，應有醍醐灌頂之感。我想，如果在學生年代讀到這本書，當年就能用更高維的視角看待數學學習了。

二年。►《心中有數》，人民郵電出版社，二〇二



夢

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夢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或者是念念不忘，必有回響。不過這只是一種說法吧，因為有些人終日無牽無掛，可夜來多夢，前世今生，生人亡者皆入其夢。現實中存在的夢正是如此，無從解釋。

父親是一個多夢的人，他常常喜歡與家人分享他的夢。他甚至更將一些夢記錄下來，並戲言看看他日會否夢境成真。在他夢中出現最多的便是親朋戚友，有先人祖輩，也有身旁之人，間中亦有中外名人。夢境也是時空交錯，穿越古今。「夢中人」在他的描述下總是栩栩如生，活靈活現，從衣着、神情、對話，甚至動作，只要父親記得的，他都鉅細無遺地與我們分享。從他的經驗所得，夢醒一刻必須將整個夢境回想一遍，若非如此你是不會記得夢裏之情形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父親只要在港，每到周末就會帶我和弟弟去看電影，而我們最喜歡去的一家電影院，便是在銅鑼灣的碧麗宮。那是

一家當時非常豪華的戲院，雖然票價略貴，但是場內環境、影幕乃至座椅都是最好最先進最舒適的。記得我們在那裏觀看過一齣荷里活大片，《時光倒流七十年》（Somewhere In Time）。這是一部改編自李察·麥瑟森（Richard Matheson）小說《重返時刻》（Bid Time Return）的電影。戲中男女主角是其時正當紅的金童玉女，基斯杜化李夫（Christopher D. Reeve）及珍西摩爾（Jane Seymour），而劇情正是描述男主角通過其夢境回到了七十年前，與自己曾經相戀的情人重逢……看完此片回家，父親又與我們大談其對夢的一些見解。

父親在他書桌案頭放着一本厚厚的書，在他工作之餘，或者在處理一些生意上難以解決的問題之時，他會暫停下來，打開此書，翻開細讀。這是一部奧地利心理學家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（Sigmund S. Freud）的名著《夢的釋義》，又名《夢的解釋》中文版。作者在

貓貓乘涼



市井萬象

持續酷熱天氣警告下，於黃大仙一個沒有空調的街市，熱得像蒸籠。一家士多的「主子」一直待在雪糕箱上乘涼，以免中暑。

圖、文：遂初

琉森的啟示



域外漫筆

陳安

連其首都伯恩的名字也不太熟悉，更不用說琉森了，又哪裏知道托爾斯泰曾在琉森居住，寫過日記體小說《琉森》，給予後人「琉森的啟示」。

琉森（Lucerne），亦譯盧塞恩，位於瑞士中部，有如我國香港原是一個小漁村，現是一個吸引世界各地觀光者的旅遊城市。阿爾卑斯山脈的數座山峰圍繞這座城市，寬闊的琉森湖夾在群峰之間，於是便有了湖光山色，白晝夜晚，春夏秋冬，都有看不完、賞不盡的綺麗景致。有一條羅伊斯河與琉森湖相連，河上卡佩爾教堂橋飛架，這是一座古老的木結構廊橋，長二百多米，飾有一百二十餘幅有關琉森歷史的古畫，信步橋上，我不禁聯想起北京頤和園古香古色的長廊，兩者都很長，都有蓋頂，都在山色湖光之中，都讓人進入歷史，又走出歷史。而如果你搭乘羅伊斯河上的遊船往北而行，便可進入萊茵河，去走訪西歐各國。

十九世紀五十年代，有位走訪西歐各國的俄羅斯作家蒞臨琉森，他就是列夫·托爾斯泰。一八五七年，他寫了小說《琉森：摘自聶克留朵夫公爵回憶錄》。這個公爵其實是托爾斯泰本人，所謂「小說」其實並非完全虛構，大多是他的親身經歷。

托爾斯泰自然用其生花妙筆描繪了琉森的優美風光。綿亙的群山，高聳的雪峰，江湖的碧波，古老的城堡，哥德式建築雙塔，連連映入他的視野，一瞬間形成美詞佳句：「萬物沉浸在清新的、透明的蔚藍色大氣中」，「一切都是那麼寧靜，溫潤，和諧，而又必然美麗」。

不過，這位聶克留朵夫公爵沒有多少心思觀光賞景，幾筆風景描寫後就憤然不停地講述一件事情，再也沒有回到良辰美景上來——托爾斯泰被激怒了，因為他發現瑞士

旅館的那些客人，那些有錢的紳士，富貴的夫人，一個個都那麼冷漠、吝嗇，對一個他們聽得高興以至入神的流浪歌手，沒有一個人伸手給他一個便士。

托爾斯泰是個音樂愛好者，年輕時曾苦練鋼琴，寫過圓舞曲，「像一個小孩似的陶醉在音樂的美裏」（高爾基語），小說裏常描寫琴聲歌聲，因聽柴可夫斯基弦樂四重奏「如歌的行板」而落淚，他說：「從這首樂曲裏，我接觸到了忍受苦難的人民的靈魂深處。」

如此愛樂，所以在琉森，有個傍晚散步時，他會遠遠地就被那個流浪歌手的歌聲吸引，頓時覺得有一道明亮而快樂的光照亮了他的心靈，便急忙趕到旅館前的街上，見人們圍成密密層層的半圓形靜聽歌手演唱。歌者個子矮小，身穿黑衣，應是意大利蒂羅爾人，邊彈結他邊唱，音域寬廣，音色善變，時而是男高音，時而是男低音，還會用悠揚婉轉的假聲，歌曲旋律優美，與結他和聲完美。聶克留朵夫聽得心蕩神怡，覺得有一朵芬芳的鮮花開放在他心田，先前在旅館餐廳眼見英國佬的高傲、富婆們的奢華、人與人之間的隔膜，他感到憋悶厭煩，可在這位蒂羅爾人的歌聲裏，他聽到了愛，聽到了希望和生活的樂趣，甚至忽然發現這是個月夜，月色中的琉森城因歌聲顯得更幽美，琉森湖在歌聲中碧波蕩漾，在月光下粼粼閃光。

歌手有三次停下來，面對聽眾有所企求，可除了聶克留朵夫，沒一個人解囊相助，好幾個人甚至發

出嘲笑聲，表示對他的蔑視。歌手最後獨自快快而走，聶克留朵夫尾隨而去，邀請他到飯店用餐，跟他親切交談，又一次聽到了「忍受苦難的人民的靈魂深處」。故事還長，這裏不加贅述，但我們該聽聽托爾斯泰的心痛之言：

「我被痛楚和悲傷的心情所壓倒，更替蒂羅爾歌手感到難受，為大堆聽眾感到羞恥，為我自己感到羞愧，彷彿是我自己乞錢毫無所得，是我自己受人嘲笑。我不能解釋那壓倒我的情緒，只是像有一塊石頭重壓心頭，無法開釋自己。」——托爾斯泰自己，晚年一直試圖搬走心上的石頭，願做平民，放棄財產，為民眾做好事，成為精神上真正自由的人。

時代在進步，我想，一百六十多年前發生在琉森的事情如今或許已經不多，在紐約地鐵車站，我常見地下音樂家們獲得不少報酬。但我仍然敬佩當年托爾斯泰那種愛憎分明、同情心切、支持弱者、鄙視冷漠的態度，讚賞他那顆親近大自然、喜歡旅行、熱愛音樂、喜聽歌聲的心靈。

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在世界各個角落，還有人炫富擺闊卻無慈善之舉，還有人卑視窮人冷眼相待，還有人爭權奪利無視民瘼，我們因此更需繼承、發揚托爾斯泰的人道精神。琉森的啟示，其實就是托爾斯泰精神的啟示。有幸有瑞士之行，在琉森，既飽賞了自然風光，又汲取了精神滋養，感到人類世界今後應變得更加和諧，更加美好。



▲琉森（Lucerne）位於瑞士中部，是湖光山色互相映襯的城市。

圖片來源：Luzern Tourismus AG

相承，十年來我夢見他無數次，內子、女兒們也曾夢見他數次。唯令人嘖嘖稱奇的卻是，父親總在一些特殊日子出現在我們的夢中，令大家喜出望外。這些在特定日子中，來自先人的「探訪」，或曰天上人間的互動，相信中西釋夢者都無從解釋吧。

夏日炎炎，昏昏入眠。想來夢不一定盡是美夢，也會有噩夢。假如你從噩夢中驚醒，你一定會慶幸它只是南柯一夢而非現實。但若現實中真的出現了噩夢，請謹記不要懼怕，不要退縮，沉着應對，它總有過去的一天。相反當你從美夢中醒來，必定會患得患失或若有所失，你肯定戀戀不捨與至愛親人重逢相聚的美好片段頓成幻影。不過你還是要明白，夢境也好，現實也好，總會有甦醒和過去的時候。

唯有每天感恩珍惜、努力奮進，才是對逝去及在生之夢裏夢外人最好的回報，而所有美好時刻將浮現眼前，永存心底。